

一个日本歌人的

中国之旅

责任编辑：王牧群

封面设计：王沙城

题 图：毅 华

一个日本歌人的中国之旅

Yige Riben Geren de Zhongguo zhilü

近藤芳美 著

《人民中国》杂志社翻译部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98,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书号：10078·3570 定价：0.82元

目 录

近藤芳美和他的中国之旅

——代前言	邱南英 1
抵达北京	9
长城和十三陵	20
颐和园和故宫	33
从北京到西安	45
在西安(一)	58
在西安(二)	70
昭陵·乾陵·茂陵	87
去成都	104

在成都 (一).....	116
在成都 (二).....	131
重庆.....	147
三峡 (一).....	166
三峡 (二).....	177
武汉·上海.....	191
上海.....	208

近藤芳美和他的中国之旅

——代前言

日本文坛上比较著名的作家，我国的文学爱好者大概都能毫不困难的说出几位。但是若问有哪些比较著名的诗人，恐怕相当多的人难以回答。

在与近藤芳美先生相识之前，我对日本诗歌界的了解就十分可怜，除了集日本古和歌之大成的《万叶集》和十七世纪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之外，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所以，当一九八一年春天东京燎原书店的经理小林实弥先生向我提起打算推荐一位日本

的著名歌人到中国旅行，并为对日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撰写连载文章时，我一时竟感到茫然：何谓歌人？是不是歌舞伎演员，抑或是歌星呢？小林先生大约看出了我的困惑，笑着向我解释：歌人者，日本诗人也。近藤芳美先生是当代日本文坛有名的诗人之一，在日本拥有众多的崇拜者。

当我们达成邀请近藤芳美及其夫人访华的协议时，这对诗人夫妇正在埃及旅游。四月下旬，他们回到东京，行装还没有卸下，听说要访问中国，便兴致勃勃地再次束装就道，带着阿拉伯的风尘到中国来了。

初见面的印象是，年已六十八岁的近藤芳美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一头浓密的黑白相间的头发，在日本人中可算是一位彪形大汉了。然而，看来他的性格却与外型不同，说话慢声细语，举动慢悠悠的，沉思多于言辞，一派诗人特有的内向的气质。他的夫人年子也是一位颇具名望的女诗人，温顺、亲切之中透着饱满的热情。

作为陪同的我，在最初几天的相处中，便发现近藤先生虽然寡言少语，但偶有交谈，却是非

常真诚和坦率的。他告诉我：这次是第二次到中国。第一次是四十年前，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卷到中国来的。那时留下的惨痛记忆至今不能忘却。所以，这次访问新中国，万分喜悦之中也夹杂着深深的负罪的心情。

接着，他向我说起自己的身世：他是日本广岛县人，但却出生在朝鲜的马山浦，他的父亲当时在那里的一所银行里做事。这使他在幼年时代就目睹了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民的苦难。他的学生时代是在广岛故乡度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广岛高等学校理科读书的时候，他认识了当时在广岛郊外养病的著名诗人中村宪吉。在中村先生的熏陶下，他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他的生活中，生硬枯燥的理工课程便与风格纤丽的日本诗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他参加了日本著名的主流派诗社“阿罗罗基”。一九三四年他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并与在诗社歌会上相识的青年女诗人中村年子结婚。婚后不久便接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作为一名补充兵被派往中国湖北省武昌。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剥夺了他新婚的幸福，使他在扬

子江上的一次修船作业中负了重伤，伤愈后又得了一场大病。这一切，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使他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把胸中的全部憎恨都集中在这场侵略战争上了。

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便和几位诗友创办了“新歌人集团”和《新泉》诗刊。参加这个诗社的都是战后派诗人。战前的日本诗人多以清丽、隽永的格调吟咏爱情、劳动和自然景物，而以近藤先生为代表的战后派诗人，则在尊重日本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在他们的作品中注入了揭露侵略战争，宣扬人类和平的主调。他们“以本人在非正义战争中得以保持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自负”，“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包含着愤怒、悲痛、憎恨之情，而且还进而探究非正义战争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在。”（以上均为日本评论家语）

从五十年代开始，他除了担任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教授外，剩下来的时间全部用于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十几本诗集和诗歌论集。

这里顺带说明一下，近藤先生的诗作在日本叫作俳句。这种诗作在日本古时称为和歌，前面提到的《万叶集》即日本最古的和歌集，收

集了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的长短和歌四千五百首。到十七世纪的江户时代，出了一位著名诗人松尾芭蕉，经他改革、提倡后，成为一种独立的俳句诗体。俳句一般以三句十七音组成一首短诗，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又称十七音诗。这种诗体在日本非常流行，爱好者以千万人计。写这种诗的人，大都不是专业诗人，可以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里都有俳句诗人，只要人们善于抓住面前的景物，摄取刹那间的感兴，都可以写成俳句。由于俳句含有作者主观感情的余韵和它独特的音乐性，读来颇有美的感受。近年来，一些著名的中国诗人，也对俳句发生了兴趣，由赵朴初、林林等同志倡导，用十七个汉字，按日本俳句五、七、五音的形式创造了汉俳，从此中国诗坛上也出现了一种最短的新诗体。

近藤先生曾赠送我一本名为《流星群》的诗集，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日文基础太差，只能领略其大致的意境，而对诗中深沉的情感和流畅的调子难以体味。不过，对比了其它一些日本俳句后，我感到他的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熔抒情性、论理性和思想性于一炉，在给人以

美的享受的同时，令人思索、探求和感奋。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诗在日本青年人中有很大影响。日本《朝日新闻》社特聘请他为该报诗歌副刊的主要撰稿人。

在这本“中国之旅”中，他也写进了若干首俳句。可惜，由于中日文语音的差别，翻译后已失去了原来的韵味。

近藤先生不是共产主义者，对新中国并不十分了解。我注意到，开始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甚至怀有几分戒备心理。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一切陌生的、新奇的、看不惯的事物，都不抱任何偏见，而是通过细心地观察、认真地倾听，努力去熟悉它，了解它。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来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诗人，在十五天的短暂旅程中，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是正确并有一定深度的。他对自己所接触的人和景物的描写是客观而公正的，他的文字虽不如他的诗那样凝炼、俏丽，但字里行间流泻着一种诗人特有的真诚的爱和朴素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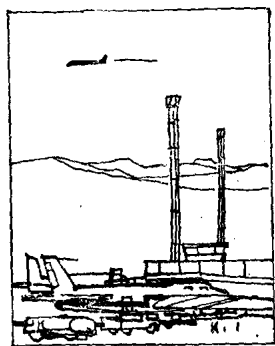
当我们在上海虹桥机场分手时，我说：“请你再来！”他说：“我一定来，明年就来！”果然，一九八二年夏天，他集合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俳句

诗人队伍，自任领队，又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我在前门饭店与他们夫妇再次见面时，年子夫人笑着告诉我：“回国之后，他就不住地叨念着去年的中国之旅，看来他真的爱上中国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近藤芳美先生通过写这本游记，成了中国的新朋友，并且由于他而影响了一大批原来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日本诗人也把视线转向了中国。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看中了近藤芳美先生的这本作品并决定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认识近藤先生并阅读他的中国游记。这两件事情不正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向着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插曲吗！

邱 南 英

1984年2月于北京车公庄



抵达北京

在飞机上用餐，比较简单。也说不上是早饭还是午饭。刚吃完，广播里传来由于要通过强气流区，请系好安全带的声音。这是从成田机场起飞，飞往北京的JL 305次班机。自从能清楚地看到九州西端的岛屿时起，在海上飞行将近一个小时了。下面是一片蔚蓝的大海，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全被云彩遮盖着。在浓淡相间的云际，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似乎是岛屿或者大陆的海岸线。机身稍微有些摇摆，可能是因为飞行的前方、那广阔无垠的中国大陆逐渐迫近，或者是已经飞向长江口一带的缘故吧。

不知什么时候，“请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灭了。从机窗能够看到的，仍然是一片片浮云和远处的蓝色天空。一会儿，云彩稍稍变淡，眼下一条纵长的影子朦胧可见。是长江，也可能是长江下游某处的湖泊。可是一瞬间便被云彩遮住了。飞机一直向北飞着，我们已经飞行在中国大陆的上空了。

我继续凭窗眺望。身旁的妻子也是这样。透过云间，逐渐可以看到平平展展的褐色土地和绿色的田野。那长方形的、酷似并排着的诗笺般的无边的田地，大概是麦田吧？有村庄，也有公路，河流弯弯曲曲。其中，仿佛随着我们飞行似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条直线般的水渠，我想可能是大运河。

这里，是中国的大地。是从华中一直延伸到华北的广阔无边的大地。我从机窗俯视着这一切，心中不免有些伤感。我并非首次来中国，眼下所见到的辽阔的大地、绿色的麦田、土色的村庄以及黄色的浊流，对于曾经是一名侵略士兵的我来说并不陌生。

这一点是必须首先说明的，因为以后，我将面对着漫长的中国旅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说，这次旅行未免有些来迟了。

一九四〇年，我作为一名士兵被送到了战场，是因为领到了一张被称做“红纸”的征兵令。乘陆军的运输船过海，顺长江而上，抵达现在的武汉。在一家被战火烧毁的纺织厂旧址上的兵营里，接受船舶工兵的训练。

时值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恋爱而结婚的第二个月。新婚的妻子患肺病卧床不起。当时，日军占领武汉已两年多了。侵略的战火在中国各地燃烧，虽然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无可奈何。

不久便负了伤，然后成为一名伤病员被送到后方。当被送到上海的陆军医院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作为一名最下级士兵的战争经历仅限于此。然而，曾经充当一名侵略者士兵的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这一点，至今为止我一直在心里暗暗“自责”。也可以说，我一直在远远地静观中国历史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许多有同样经历的日本人也是这样。

解放后的中国，以前曾有过几次去的机会，有一次甚至想丢下身边的工作。我一直希望能亲眼看一看那崭新的世界，但始终未能成行。其中，当然有各种原因，而我本人内心的犹豫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就是“自责”心理。今天，虽然能原谅自己，下决心来了，可是时间却过去那么久了。我凭窗俯视着无边无际的大地。在绿野之中，我仿佛看到日本侵略军如翻滚的波涛，到处放火、奸淫、杀人。这些，如同白昼的幻影般接连不断地闪现在眼前。

在那一望无边的绿色原野上，突然出现一座山峰，仿佛平地蹲着的一只巨大的蟾蜍，我想可能是泰山。如果是的话，那么不久映入眼帘的浊浪滔滔的大河，该是黄河了。已经进入华北地区了。晴空万里，地面上一块块的田地、一处处的农家清晰可辨。飞机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我想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北京市街了吧。可是机窗下面依然是无边的沃野和远处的碧蓝的天空。

那绿色的田野一会儿变成了白色的滑行跑道。北京机场到了，我们赶忙准备起来。我和妻子、还有从东京一直陪着我们作这次旅行的

“燎原书店”经理小林先生。小林是经常来中国的，他是能充分理解我们的人，旅途之中，将要请他多方关照。

从成田机场起飞后飞行了四个半小时，即本地时间中午十二点半，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初夏的令人目眩的阳光下徐徐降落了。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未知世界。今天是五月一日，是这个国家建国三十二年的国际劳动节。

通过带有卫星式候机大厅的搭乘栈桥，沿着长长的传送带，来到了候机大楼“抵达旅客检查口”。透过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机场上并翼停放着许多描有五星红旗的中国民航机。总建筑面积达六万平方米的银白色的候机大楼还很新，听说是去年刚刚开始使用的。

在等取托运行李的时候，隔着很大的玻璃，几位身着人民装的人向我们频频招手。是来迎接我们的《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各位。握手、致意后，便被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所包围。接着把我们领到二楼餐厅，举行欢迎宴会。这个明亮清洁的餐厅，听说是专供外宾——即外国客人